

两个犹太家族苦难经历的见证

□王焱

约万·拉杰斯和迪娜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斯拉夫的两个犹太家庭，他们是一对夫妻，南斯拉夫被纳粹占领时，他们一个八岁，一个四岁，从此开始了不停地逃亡与躲藏。尽管他们的亲人大都遇难，但他们二人幸运地存活下来，并在战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双双迈入了婚姻的殿堂。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在后来的人生中，即以各自在二战期间的童年经历为主题撰写回忆录，追溯破碎的家族往事，揭露纳粹的暴行，还原那一段惨无人道的历史。

《来不及说完的故事》是约万和迪娜的新著，与他们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一部以二战老物件为线索，来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的作品——当二战的战火蔓延到约万和迪娜的家乡时，他们必须迅速地收拾行李，锁上房门，跟随大人尽快逃亡。而一些不方便带在身上的重要物品，诸如订婚戒指、手链、怀表、刺绣品等等，则只有尽最大可能地隐藏起来：或者藏在畜棚里，或者藏在箱子里，或者藏在地下的暗格里……战争结束后，这些被隐藏的老物件开始陆续出现，但此时已经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约万从藏匿处辗转至贫民窟和集中营，他的父母和哥哥均遭杀害，他被姨妈收养才得以幸存；迪娜跟随母亲逃到布达佩斯的亲戚家中，靠着两张虚假的身份证件蒙混过关，勉强维持到战争结束。这些重现天日的老物件回到他们手中，成为两个犹太家族苦难经历的见证。

在约万收藏的老物件中，有一张看似普通却又极不寻常的纸条。约万



「瑞典约万·拉杰斯、迪娜·拉杰斯著 卢建 白丽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不及说完的故事》」

的家乡被纳粹占领后，约万一直躲在姨妈家中，但一年之后，风声渐紧，姨妈一家再也不敢把他藏在家中，便将约万托付给森塔另外一个亲戚。从贝尔格莱德逃到森塔，需要中间人接应，这个纸条上所写的便是中间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约万一路逃亡，从森塔辗转进入集中营，并在集中营等来了战争结束……这张纸条则奇迹般陪伴在约万身边，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至于约万为什么没有扔掉这张纸条，他本人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他真的把这张纸条弄丢了或者扔掉了，那就代表着他根本不在乎曾经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姨妈，也意味着他忘记了或者试图忘记她在大屠杀中丧生这一事实。这对于约万来说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背叛，正因为这张纸条记录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所以他一直将其视之为平生最珍贵的收藏。

迪娜的母亲一直珍藏着一枚戒指，那是迪娜的父亲送给她的订婚礼

物。逃亡期间，她需要经常变着法地为这枚戒指寻找藏身之处，她曾经把它缝进连衣裙的腰带里，也曾把它藏在一根几乎被挤空了的牙膏管里，每次都幸运地躲过了纳粹党徒的搜查，直到战争结束，她才将这枚戒指重新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迪娜的姨婆家中珍藏着一台显微镜，那是她的学医的侄子约泽克的，战争伊始，约泽克把显微镜用油布包起来，埋在花园里，然后进入集中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结束后，迪娜的姨婆回到家园，挖出了显微镜，后来把它送给了同样学医的约万。虽然约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台过时的显微镜，但他觉得自己通过这台显微镜与约泽克建立了某种联系——在大屠杀中，约泽克葬身于万人坑，但约万感觉到，约泽克希望现在的约万能够以医生的身份代表他，这让侥幸生还的约万倍感欣慰……

与约万、迪娜以及所有在二战中幸存的人们一样，《来不及说完的故事》中所写及的那些老物件虽然没有生命，却同样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幸存者。尽管它们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叙述自己的经历，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就是一种倾诉——它们不仅能够唤醒当事人的记忆，同时也能够警醒后来者，让他们铭记历史，拒绝遗忘。正像约万和迪娜所说的那样，分享他们在二战期间的童年生活，分享关于大屠杀的经历，在当今全球剧变和全球移民的时代，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历尽沧桑的老物件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们。

汉朝与罗马

□张磊夫

公元1—2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出现了两个可以匹敌的伟大帝国。欧亚大陆西部，罗马帝国的扩张之势北起英伦三岛、日耳曼平原，南到撒哈拉沙漠，东至美索不达米亚。欧亚大陆东部，汉王朝的控制范围北抵蒙古北部草原，南达越南中部热带地区，包括除遥远东南地区之外的今日中国全境，并影响着中亚的大部地区。

这两个遥远的政权通过陆运与海运相互交换商品，例如从东方运来丝绸，从西方运来玻璃。但是它们并没有深入接触，彼此之间知之甚少。两个国家的自然地理差异很大：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周边道路网络四通八达；汉王朝受东面的海洋限制，依赖河流、运河、陆路沟通长江以北的广阔平原，并穿过山谷沟通长江以南，而为了应对连绵山脉的阻拦，建造了令人惊叹的工程。

公元前3世纪末，秦朝首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但在此前就已经存在宗教哲学信仰、学说和风俗的共有传统。与秦朝类似，之后的汉朝的终权威威来源于军事力量，但汉朝百姓拥有共同的文化 and 书写方式，汉字的使用极大地帮助人们克服口语差异。罗马城将统治扩展到许多不同民族；然而汉帝国的核心是自我持存的中华文明。

爱德华·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开篇这样写道：“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

吉本的著作写于18世纪，当时欧洲尚未了解中国古代的全部成就，所以不能因为吉本的判断而指责他。但在吉本所描绘的同一个时代，即公元1—2世纪，后汉帝国发展到了繁荣顶峰，并且它的衰亡比西方罗马帝国更加迅速，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本书描述了从公元1世纪早期到2世纪末汉朝突然瓦解崩溃的历史，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正是由于沙畹、德效骞、华兹生、倪豪士的翻译，以及鲁惟一的重要成果，前汉史研究拥有大量材料，同时很多学者从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不同方面对这一时期展开讨论。但是目前，学界尚未以西方语言单独叙述后汉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我相信按时间顺序的叙述将为未来广泛细致研究后汉历史提供更为清晰的语境。

毕汉思在其著作《汉朝的复兴》中，详细研究了后汉初年，尤其是开国皇帝光武帝的统治。固然还存在有待商榷之处，但是对这段历史的记述已经非常翔实，没有必要过分纠结于细节。本书以描述后汉洛阳城开篇。公元25年，光武帝兴建洛阳城，作为中兴汉室的京城。在光武帝和其继任者的漫长统治时期，洛阳城历经多次修整，毕汉思《后汉时期的洛阳》对此多有论述。但我关注的是作为国家政治与精神中心的洛阳，包括朝廷与官员、礼仪与信仰、城市面积与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它与帝国边远地区的联系。在毕汉思的巨著发表40年之后，受到戴梅可及其同事对前汉长安城研究的鼓励，我相信可以用另一种途径展开研究。

另外，虽然后汉帝国在社会、人口和军事方面得到重要发展，但当火光映照天空，朝代命运决定于皇宫之中发生的大事件。所以《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的书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后汉以火德彰显权威；另一方面，洛阳的火既是它衰落的标志，也是衰落的原因。我认为尽管将汉朝与罗马作对比也许对理解粮食储存、商品流动供给、税收征集，甚至长城和罗马边境城墙等技术问题、实际问题有所帮助，但是对政治和社会的总体概括价值有限。我最关心的是以后汉自身的条件去研究后汉历史。



《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
[澳]张磊夫 著
邹秋筠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守望与书写

□张凯

刘加云生长在齐鲁这片土地上，家乡即在日照两城地区。他对两城悠久文化和历史遗存有着长期的积累，于积久的笔耕中一路走来，守望故乡的那方热土，力求把散发着独特魅力的地域文化弘扬传播出去，于是便有了这部匠心建构的厚重而具有深刻立意的《一街两城》。

小说开篇即点明一街分两城的奇观：“南北朝时期设梁乡县，到金朝二十四年，朝廷突发奇想，在县城大街中段立了界碑，界碑南为琅琊，界碑北为密州，硬生生分成两座城。”这件事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两城”这个名字的由来。作者将界碑为创作隐线，通过界碑在历史风云中反复推倒或立起，牢牢把握住变幻莫测的百年历史变迁进程，描绘了位于界碑两边的南城王家、北城姜家两大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兴衰。在这部作品中，界碑被作者赋予了深层次内涵和特殊地位，多次在书中出现，包括秦御史的后人在界牌立了“进士第”牌坊，姜、王两家族推倒前家牌坊立自己的牌坊光耀门庭，共产党人王璐方在界碑三战三捷等等。可以说，界碑见证了两城地区的百年沧桑巨变、民众生存图景、家族兴衰以及人性的真善美丑。特别是在小说结尾处，改革开放后，这其中界碑最终改建成了人民广场，此处隐喻着团结、融合，还隐喻着一切最终回归于人民。

对刘加云来说，真实地开掘两城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艺术地呈现这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加云 著
《一街两城》

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和红色精神，突出“人民至上”的主题意旨，是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或直接动因。可以说，刘加云的叙事案例始终没有远离普通民众的生存图景及精神世界，诸如在两城爆发震惊全国的真实案例“日照暴动”，安哲、安杰、陈雨田、张守东、尚近影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王里道、王璐方等人的成长过程及革命履历，王兆军、周国乾带领两城人民脱贫致富的奋斗过程等等。特别是刘加云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八年抗战为依据，书写这段抗战故事，其间蕴含着我们民族共同走过的苦难与抗争，这自然会引发关于抗战中用文化铸就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思索。

透过刘加云精炼、流畅的文字可以得知，两城地域的真正灵魂，就是百年来当地人民在生存、发展的过程

中，所不懈创造出来的优秀历史文化及其红色寓意。作家笔下的两城历史文脉以及人文掌故，并不是冰冷的、僵硬的，而是被代表龙山文化、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国家一级文物高柄镂空蛋壳黑陶杯的横空出世，以安雪梅、王在川为代表的藏宝、护宝、献宝等传奇经历所震撼，这对于人们认识两城地域的优秀文化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这也正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域的文化共性。无论是保护国宝的安雪梅、王在川，还是拒绝接受日本教材的王在田，或是壮烈牺牲的尚近影、张传根等人，这些人物的行为轨迹及精神力量，在具体生动的细节中得到了有力刻画，构成了作品最富于生命质感和思想凝聚力的存在，而爱国、爱家、爱乡正是他们的本质特征。

《一街两城》在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中反映人的精神风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无论是安雪梅及其家人，还是张传根父子等诸多人物形象，作者始终将自己与笔下人物的情感紧密相连，在跌宕起伏的叙事、诚挚凝练的笔触中，让人物产生与读者对话的张力，作品因人物鲜活、命运迥异而让人手不释卷。另外，作品突出了两城大地的风物景象、历史遗迹、民俗风情等方面叙写，从中可以发现，作家与笔下的人物一样深爱脚下的土地，力求以质朴、平实、饱满的各类场景编织文本，构成了作品乡土浓郁的独特韵味。读者可以感受到作家之于优秀地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赤诚情怀，弘扬了有益于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